

論語章句

定海毛起著

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论语章句 定海毛起 著

出版发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印刷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开 本:1/32

印 张:11 字数:20 万

国际书号:ISBN 962—450—829-1/D·47542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一版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 定价:港币:40.0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作者摄于 1937 年

目 錄

序	(1)
凡 例	(7)
卷一 學而篇	(9)
卷二 為政篇	(19)
卷三 八佾篇	(30)
卷四 里仁篇	(44)
卷五 公冶長篇	(53)
卷六 雍也篇	(66)
卷七 述而篇	(79)
卷八 泰伯篇	(94)
卷九 子罕篇	(105)
卷十 鄉黨篇	(119)
卷十一 先進篇	(131)
卷十二 顏淵篇	(145)
卷十三 子路篇	(158)

卷十四	憲問篇	(171)
卷十五	衛靈公篇	(190)
卷十六	季氏篇	(203)
卷十七	陽貨篇	(213)
卷十八	微子篇	(227)
卷十九	子張篇	(237)
卷二十	堯曰篇	(247)
各卷附錄		(252)
後 記		(341)

序

孔子，天下萬世之師也。某自就傳即深喜之，及長，涉獵百家，遍於東西，迄未見一人足與孔子並，此一信念遂愈益加強而不可動搖焉。某之理由異常簡單，即以為孔子有言論，有行動，乃古今哲人中之最積極者，遠較其他之有言論即無行動，或者有行動即無言論者為適於吾人之效法耳。而孔子之所以積極之原因，則在於其之特重政治。孔子標舉其人生之的全德之人也，不只着眼於人之倫理性，止於自成，管自家之事而已，而更着眼於人之政治性，還以成人，管衆人之事焉。此一點者，孔子之特識，值得吾人之加意者也。

何以言孔子最重政治耶？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謂達？達者，仕進也，即從事於政治之謂也。以達為君子之所尚，則其重要不可知乎。孔子自道，終稱其學不厭而教不倦，此似與政治無關，而一按其實，則孔子之學與教全是政治也。其教之為政治，此觀於其問答中之多論士，論從政而可知者也。曰：“志於道……”何謂道？則治國平天下之法而已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謂孔子以文籍教同志，以同志輔人主也，則更將孔子教育目的之為政治完全揭出矣。其學也，亦無非是政治也。其戒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人也。小人儒者，學以為講誦，著述之資；而君子儒則學以為政治之地者矣。此非專為弟子言之也，孔子自身亦如此耳。孔子之

好學，可謂甚矣，其所學，可謂博矣。顏淵論之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此謂孔子之學上極三光，下極黃土，過去冥冥，現在昭昭，空間也，時間也，兩間所有，無不孜孜研究之也。此真可謂為一大學人矣，然而孔子猶自嘆曰：“莫我知也夫……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謂：“我鄙下學問，尊尚仕進，人間無有知我者。”此言也，非確將孔子之不有政治，終覺欠缺之心情完全道出乎。故如孔子之意者，一個人必須將人之政治性發展，發展至於無可再發展之地步，然後方可稱為全德之人而無愧耳。全德之人必須有如下節所述之氣象。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人也，必須有仁，能博施濟衆；必須有智，能近取譬。能近取譬者，能實行忠恕之道也。忠者，體認自己之欲與不欲也。恕者，將自己所體認者推而及之於人也。此人能知己欲立，欲達，是能忠也。能立人，達人，是能恕也。既有仁，又有智，超越常人，賢於堯舜，是乃大人也。此即全德之人矣。

此最高標的者，孔子不徒以之為最高標的談談說說而已，彼乃急起而直追，其一生之行事即此最高標的之奮鬥實現史也。

孔子以貧賤之身，毫無勢位之可憑，而毅然以民胞物與為懷，率其弟子列干氏邦，希望能實行其道以拯斯

民於沈溺焉。拘囚於匡，被逐於宋，淹滯於齊衛，絕食於陳蔡，險阻艱難，無不備嘗，而孔子迄不少為挫，依然鏗而不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此其願力、毅力為何如耶？惜乎至其晚年，身老力衰，旋返故國，不能更有作為，而只得將其道著述講說，期以傳於天下萬世矣。其全德之人之理想飄忽而消逝，只剩得一句宰我“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之空言，與夫後世素王之稱謂而已矣。

雖然孔子道雖不行，而其精神則彪炳萬世、後人於無窮也。其言“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言也，其音蒼涼，其情淒清。某自童幼聽得此聲，至今猶覺其在空中蕩漾也。時而為之沮喪，為之唏噓；時而為之感發，為之奮起。讀者乎，孔子者，世上哲人之最有人性者也。欲認識之，當先於此處着眼耳。某則自聞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之言，即無保留的表其同情焉。

記載孔子思想、行為之書，周秦兩漢多有之，其中最古而最可信者，自以《論語》為首屈一指矣。特此書所記並非孔子思想之全耳。此可於劉向、班固所言而推明之者也。劉、班之言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謂之《論語》。”是可見《論語》內容在門人未輯而論撰之前已經存在，並非門人多人始行撰著之者也。門人所為者，無非將多人所記載之孔子言行匯集之而論撰之耳。然則論

撰二字何謂乎？論撰者，論選也。論選者，經討論而選取也。此謂門人將多人所記匯集之，而選取之耳。

所謂謂之《論語》者，工作完成後，定其結集之名為孔子之選語云爾。故《論語》者，孔子言語之選集，而非其全集也。其性質無以異於《二程粹言》、《白沙語要》等書也。惟其為選集，故吾人不能在《論語》中得見孔子萬物之說，禮制之議，與史事之論焉。欲知孔子此等思想，還須於別處求之矣。

《論語》論選者論選之範圍，專在於孔子之人生思想。人生思想者，自是孔子思想之最傑出部分。論選者能舉而出之，是其識見亦殊值得吾人之稱道也。特吾人猶有不能已於言者，則論選者在其指定之範圍內，竟將所應采取者不與采取耳。《孟子》所引孔子之語頗有不見於《論語》者，他且不論，且舉此條：“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言也，乃為孔子一切思想之精髓，此必見於孔氏弟子之書也無疑，而論選者論選之時，乃竟與以刊落，是直築塔而不結頂，畫龍而不點睛，論選者之識見於是又成問題矣。

《論語》自經公選後，文字解釋即發生異同。至於漢朝，乃先有《魯論》與《齊論》之異。過後，又有二論與《古論》之異。學者各有所主，不相雜廁。前漢張禹會合齊、魯二論，定為一本，稱《張侯論》，盛行於漢世，此為打破魯、齊家法之始。後漢鄭玄又以《張論》為本，更考齊、古，訂為一本而註釋之，此為打破

《古論》家法之始。《鄭論》出後，有反對之者，魏之何晏乃取《張論》，采鄭玄等各家之說，造為《集解》。其書，梁之皇侃疏之，其文繁冗，其說蕪雜。宋之邢昺乃重疏之，刊落雜說，文歸潔淨。南宋朱熹好言性理，即用邢本而作《集註》。自《集註》出，《論語》之文字與解釋始歸大定。近千年來，言《論語》者，無不折衷於朱子，不復更提何晏矣。但降至清朝，反動又起，漢學者興，厭薄宋儒之性理，喜尋古學之舊義，對於朱子駁難蜂起。在此風氣中之產物，厥為劉寶楠之《正義》，蓋何氏之第三疏也。此書毫無義解，考證而已，欲代《集注》，瞠乎後矣。故今日者，《論語》之局勢乃宋學動搖，漢學回照，新說未立，而實學將起之候也。

某生性拘滯，好求甚解，幼習《論語》，自無問題，弱冠以後，迄以得解為苦。一篇之中，未能得其文，未能得其意，與未能得其理者，比比而是，前人之說鮮有能與指示，而使其豁然開悟者，沈悶甚矣。其後，曾試以己意更定文字，改立解說，但亦不過就其瑩瑩大者，條記所感而已，並未有意於註全書也。一九四一年，太平洋之戰爆發，學校閉門，匿居無事，因始起意，欲註全書。乃定書名，草凡例，動手做去，期於《論語》有所效力焉。但以問題艱難，資性愚鈍，工作殊未能迅速進行，今年稍得暇日，始將書稿整理一過，於是此書粗粗就緒焉。明知^①撻埴索塗，難免入於歧途，故初擬將此稿排印，分送友人請教，而後再付印行；後以此議不能實行，現乃只得將此付與書店，刊而布之，以普遍的

求正於有道焉。如此則得益或可更多耳。

此書目的實事求是，所欲為者，無非在將《論語》解得文字從順，意義連貫，合於孔子之精神而已。讀者若肯依此目標，賜以指正，使某得循其途轍而更向前邁進，則非特某一人之幸，抑亦《論語》之幸也。

1960 年於上海

凡 例

- 1、此書本子用通行本即朱子《集註》本。
- 2、此書共用三種字體：正文用隸體，關於正文者用楷體，注文則用宋體。前兩種體的字模略大於第三種。
- 3、每章之首以阿拉伯數字冠之。
- 4、章內有數節，每節分行排之，不緊接於前節之下。
- 5、章內文字各加標點符號。
- 6、正文須上下移動者用鈎乙之記號“∞”，加於應移動之字句上。如：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 7、正文須刪去者用圓圈“○”加於應刪之字上。如：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 8、正文須增加者用方圍“□”，加於所增加之字上。如：

求益者與？

- 9、正文之字須校正或須改讀者，在該字下加黑點；其所舉以替代之字則加以圓括號置於原字之後。如：

禮（醴）之用和為貴。

- 10、注文置於正文之中，名、動實詞如此，語助、虛詞亦如此。如：

其爲人也孝弟，而則好犯上者鮮矣。

名、動詞詞義亦即註於正文之中。全句文義則註於本文之下。如：

君子不重（動）行則不威。君子，有位者。

行，行動也，作為也。余論亦分開註於本文之下。

- 11、出註之處，或在字下，或在讀下，或在句下，目的是避免重複，爭取簡明。
- 12、此書之後別有附錄，所以收納在章句內不能記錄之事項。如詞義之出處與章句分斷之所本等等。但通常之字義見於劉淇之《助辭辨略》，王引之之《經傳釋詞》，楊樹達之《詞詮》，裴學海之《古書虛字集釋》者則不詳引條文，而只註以見某書，所以避累贅也。
- 13、某自己之見解之論證則不暇詳說，《論語》本文具在，抑亦不必詳說乎。
- 14、附錄之次序即是註解之次序，讀者若遇註解有可疑之處，依其篇章檢視附錄即得。

卷一 學而篇

1、子曰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述也。亦，助詞。讀書而時時復習之，不亦明其義而循行之乎。

有（友）朋自遠方並來，不亦樂（教）教乎？同志曰友，同門曰朋。友指弟子、小子。朋指門人。遠方友朋並來門下，不教誨之乎？弟子、小子教以道，門人教以藝。學禮於大樹，教射於矍相之圃等是。

人不知而與不愠，不亦君（群）子（之）乎？群字殘闕被誤讀為君字。子通之。

愠，積蓄也。不愠，言不足也。群，會合也。無知之人與不足之人不會合之乎。此章乃孔子自道其一生所常自省之事也。一對己，二對友，三對衆人。著者對於本章還另有一解，也錄在下面。

1、子曰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音悅，商朝之相傳說也。其人好學不倦，《書經》說命篇記其言，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務時敏，當謂時時勉力，即是學而時習之意。此孔子自以好學不倦，有似傳說，而謂自己是傳說也。

有（友）朋自遠方並來，不亦樂（洛）乎？洛，洛陽也。洛陽在周時為天下之中，四方之士群趨之。孔子以其門下為四方之士之所趨，有似於洛，而謂自己門下是洛也。此章見孔子之幽默。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章應別是一章，章首脫言者主名。愠，怒也。君子，有德者之稱。人不知己，能不愠怒者，是有德之君子也。

- 2、有子曰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其為人
也孝弟（悌），孝悌，善事父母兄弟。而則
好犯上者鮮矣。上指家族尊長。干犯，用
言語。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
之有也。作亂，對國家為悖逆爭鬥之事。作
亂，用武器。

君子務事本，本立而則道治生。二句蓋古語。君子，有位者之稱。言君子宜從事於根本。根本若立則治化可出。

孝弟（悌）也者者，其為治仁（人）之本與（歟）！孝弟之人，其為治天下之本乎。

3、子曰 巧言令色鮮矣仁實。巧言令色猶花言巧語，眉恭眼笑也。仁是果核中之實，指人之真心。此言以巧言令色接人者，務以悅人是徒有其表而內中少有情實也。

4、曾子曰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吾日三（參）省吾身。參，伍也，猶言錯綜也。吾每日以下列之事錯綜參伍省察自己。為人謀而不忠乎？忠，盡心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信，守言也。傳不習乎？傳業於人應自己先學習而未學習乎？

5、子曰 道（導）教千乘之國以下列各事教導千乘之國。敬急事而信，急速於做事，

而以誠實出之，不涉於草率。節用而愛人，節用，不奢侈浪費，但人民有需，還是愛而施與之。使民人以時。時，暇日也。使民作事，必以暇日，不妨奪農務也。

6、子曰 弟子！呼弟子而告之。入則孝，出則弟（悌），謹而汝信，謹慎汝言語之信用。泛愛衆而親仁仁人，仁人，全德之人。一般之人泛愛之，全德之人，親愛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治事也，指禮、樂、射、御、書、數等。文，文籍也，指《詩》、《書》、《春秋》等。治事畢，尚有餘力，則以讀書。

7、子夏曰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也。𡵓（娶）貝（呂）賢易色貌，娶婦，能以賢德易美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致其身，委其身也。謂以身許國，危難則死之。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是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讀書